

# 最后一朵二月兰

●孙莱英

那年，我在院里搭起几间花棚，养了一些花，都栽种在花盆里，有人来看，偶尔也有人买。

有一天，我从花棚忙乎完，正洗手，忽然看见一个六七岁的男孩站在入口处。他的脸似乎好多天没有洗，脖子黑得就像车轴，头发像毡片一样扣在脑袋上，他穿的那件褂子又肥大又肮脏。

我走到他跟前，问道：“你是哪的，要饭的吗？”

他说：“不是，我是买花的。您您好长时间了。”他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，里面放着一张揉皱了的五元票子，“我想买一盆二月兰。”

我摇摇头，他赶忙问：“不够吗？买盆小的行不行？”

我说：“你买花干什么？你家在哪里，谁管它？再说二月兰这几天正打苞，开花还早，你要它干吗？”

他在一盆二月兰跟前绕来绕去，两眼露出了惊喜的神色。那是一株茁壮的花，花苞已经很鼓了，花盆是红陶的，又厚又大。

他用乞求讨好的目光望着我，说：“我就想要这盆，我只有五元钱，我知道不够，我会帮你干活的。”

我说：“孩子，叔叔问你你要一分钱都没什么，我是说，你有家吗，你要放在哪里？”

他垂下了瘦瘦的脑袋，半天搓弄着手指，不说话。他再次抬起头来，两眼饱含着泪水，牙齿咯咯有声，嘴唇颤抖着说：“我爸妈分开了，他们没人要我。”我弯下腰，抚摸着他的脑袋问：“你买花到底是送给谁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们家一直有一盆二月兰，年年都开花，后来他们吵闹打架，离了婚，那盆花就再也开过，后来就死了。”

噢，我明白了，在这个无家可归、四处流浪的男孩心中，二月兰代表着他童年的幸福时光，见证着一个曾经和美的家庭那份浓浓的亲情。

但是，我有些担心地说：“有了这盆花，他们就能回来吗？”

男孩说：“他们都在外面打工，我到处流浪。可是我知道，他们都在找我。有好几次我看见爸爸妈妈分别站在我家窗前，望着那盆死去的花流泪。”

我急了，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喊住他们，你不想念他们吗？”

男孩呜呜地哭了，瘦弱的身子剧烈地颤抖着。我明白了，这几年风里雨里雪里，他像一只流浪狗一样，吃在哪里，睡在何方？小小年纪，吃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？他一时半会不能原谅他们。

“开花的时候他们会回来找我的！”他擦干眼泪说。

我点点头，“但是你准备把它放在哪里呢？”

“就放在叔叔这儿，我天天过来看！”

我愿意他的希望会变成现实，他挑选的这盆二月兰确实是最好的，那花苞鼓立鼓立的，即将开放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它至少要开十二朵花呢！预示着我们一生中的每年所经历的月份。

临走时他告诉我，他的名字叫苏凯，是二月兰开花时出生的。

每天黄昏后，苏凯都要来看他的花。我为它施了足够的肥。有一天清晨，从花苞里伸出一朵淡蓝色的花朵，它的香味是淡淡的，清清的。此后，它连连开花，实在有些快。等到第十二朵花盛开的时候，苏凯的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。

我有些急了，这可是最后一朵。我把这种担心告诉了苏凯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他们肯定会在这个时候来找我。”

这天上午，一位英俊的男士陪着一位衣着鲜艳的女士前来买花。虽然他们的穿着是那样讲究，但两个人的脸色都极其灰暗。他们两位一进花棚，就看到了那盆盛开的二月兰。

他问：“我喜欢这盆，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它已经有主了。”

那位男士又说：“我给你多加钱，不就是钱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已经答应了一个孩子，他

只给了我五块钱，但是我不要，我这是专门送他的。他要把它送给他离异的爸爸妈妈，希望他们和好，希望他们一家人团聚，你说我能卖吗？”

两人一听，赶忙打问那孩子的各种特征，我讲到他明亮的眼睛，讲到他瘦瘦薄薄的一张嘴，讲到他几年来的流离失所，讲到他梦寐以求的那个愿望。我还要讲，那位女士急急忙忙地问我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告诉她：“苏凯，他是二月兰开花时生的。”

男士深深地垂下了脑袋，那女士禁不住哭出声来。刚才我只顾讲这个悲伤的故事，这位女士的哭声使我刹那间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

我让他们坐下来，急切地告诉他们：黄昏的时候他一定要来，你们先回家去，打扫一下屋子，给孩子准备点衣服，放点热水给他好好洗个澡……

他们风风火火地走了。黄昏降临时，苏凯果然又来了。他坐在自己的花前，不时伸出鼻子闻闻它的香味。我给他取了一块面包，倒了一杯水。花棚里的电灯也早早开了。妻子特意做了一桌饭菜，摆在花棚里，怕凉了，都用盆子扣着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苏凯的父母就站在我们身边，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猛地回过头来，看到了身后的父母。

他舒心地笑了，指指花儿，接着又把那盆花端起来，放在爸爸的手上，随后握住妈妈的手，端详着她的面容，大颗大颗的泪珠止不住地滚落下来。

他们一家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我接过那盆二月兰，闻着它淡淡的清清的香味。

确实的，我养过很多种花，在所有的花中，二月兰的香味最令人陶醉。



马占俊 摄

## 咏朔州

●牛应成

### 景色

朔州景色人迷醉，艳丽风光游旖旎。名胜韵雅蕴瑰粹，品赏塞上扬帆帆。

### 杏坛听雨

整葺文庙展新容，大殿雄伟势恢弘。荡涤心灵听细雨，国学精神喜逢春。

### 文魁入云

雄姿端坐翔城中，飞角重檐揽云星。放眼登阁四下望，神州景色竞纷呈。

### 恢河新柳

绵延十里伏流露，汇聚碧波映柳柔。浮雁霞晖景色秀，恢河两岸竞歌喉。

### 金沙菊月

金沙博大绿茵美，气象万千四季春。装点江山美似画，满园景色秀菊芬。

### 玉泉银霜

西山绿海拔翠湖，蝶舞蜂飞美金秋。亭榭楼台霜烂漫，松栎曲径茂林稠。

### 崇福祚祥

崇福广场最祚祥，猎猎旌旗志气昂。魏家风雅彰新秀，嘶鸣烈马奋蹄扬。

### 神泉逸雁

神泉壮蔚紫气腾，荡荡碧波雁魂兔。擒马敬德弯弓在，展楼美幻若西湖。

### 紫荆烟霞

紫荆独秀立翠峰，山势雄伟临壑听。放眼北国霞烟秀，宏图巨变耀征程。

### 风光

雁门北望风光秀，靓丽朔州耀眼明。山川容貌蕴巨变，绿掩城乡阡陌通。

# 我们的外聘英语老师

●吕延斌

前些天，我在网上偶而读到一篇题为《山西人》的文章。文后还特别备注到：此文1991年5月曾发表在《平朔露矿报》上，并荣获该报主办的“散文小说”有奖征文一等奖。

当看到文章署名“杨立”时，我心中不禁暗自猜测——杨立不就是当年我在中美合作经营安太堡矿工作时的英语老师吗？经过微信联系以后，我的猜测最终得到确认。如今我才发现，我对杨老师了解甚少，当年我们学英语时甚至连一张合照都没有留下。

1991年初，为了提升我们的英语口语水平，安太堡矿特意为我们财务部、数据处理部外聘了英语老师。当时我们每天上班期间分两个小组轮流抽出一小时，突击接受“英语口语提高班”培训。

初见外聘来的英语老师杨立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她一头短发，优雅知性，一看就是个很干练的知识女性。她当时身着一件很时尚的宽松毛衣，脖子上还系了一条鲜艳的丝巾，颇有一种民航空姐的范儿。

杨老师是我们朔州山阴人，1982年至198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；1989年在南开大学取得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硕士学位。在校期间，她就特别喜欢学习英语，利用辅导学校外教和留学生中文的机会，学了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。据她自言，在南开研究生入学考试时，她的英文成绩名列全校第一，还得到了学校通报表扬。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，她在北京成功入职《中国民航》杂志社并从事编辑工作。

或许因为杨老师与大多数学员年龄相仿，我们很快就与她熟悉了。当时，我们培训的重点是突击提升听说能力，而教材则是最新出版的《双向式英语》。这套由扶志汉编写的《双向式英语》，率先将听说作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突破口，以外常用语、商业用语作为主要内容，另外还配有语音磁带。

杨老师很有语言教学天赋，她的教学模式及方法很有特点。当时，她把英语口语提升的核心归纳为两点——理解与熟悉，并强调“听懂才有思考，有思考才有记忆”。同时，她还鼓励我们大胆地讲出来，并想方设法激发我们学英语的兴趣及表达的欲望。对于一些复杂的复句，她总是用录音机不厌其烦地反复倒带，直到我们发音准确为止。

当年大家工作都很紧张，每天一小时的英语学习，也算是难得的放松机会。由于没有课后作业，也没考试的压力，因此课堂学习气氛很活跃，学习效率也很高。在课堂上，我们还喜欢用“中式英语”来相互开玩笑，甚至按照“依其声、借其字”的方法，用我们本地的语音来读英语。例如：有人就将“跆拳道”的英语发音恶搞成了“抬土豆(tái tǔ dòu, 藏之意)”，而这令大家都忍俊不禁。

当时正值美方准备转股撤离安太堡矿期间，我在安太堡矿数据管理部任软件工程师，感到压力非常大。为了应对美方撤离的交接工作，我一直在突击学习MIS系统的软件开发技术。不过在繁忙的工作中能抽出一个小时，强制让自己离开电脑，换脑休息，这也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。

1991年7月份美方转股撤离安太

十几块钱，十块钱能买一百多斤玉米哩。记忆中，这是爷爷给我们压岁钱最多的一年。

爷爷的重男轻女思想和封建宗法思想是根深蒂固的。爷爷除去我们兄妹四人外，再没有孙子和外甥，但在给我们的压岁钱上是泾渭分明的：我是长孙，给的格外多，如果给我五块，那么两个妹妹就是每人两块，弟弟则是三块。年年如此。两个妹妹到了知道三多二少的年龄后，常常是到母亲的身边哭闹不已。为此我母亲十分反感，年年抗议：“老顽固，死脑筋，咋就不能给一样的，多了不能，一人给两块还不行呀？”每当这时，奶奶总是站到母亲的一边，齐声讨伐爷爷的不公平，然而，奶奶不掌财权，最多只能给弟妹们每人“补偿”个三五毛。

不管我母亲和奶奶反对得多么激烈，爷爷总是一笑了之。遇上心情不好时便回敬道：“谁知道个啥呢，大孙子，那可不一样哩，我爷爷就是这么给我们的。”不管年景如何，爷爷的压岁钱

呀，欢欢儿上炕哇，你爷爷还在后头哩？”说着老奶从她炕头后的小箱箱里抓出大豆和糖蛋儿让我吃。

“哎吆哎，慢些嚼啊，没人来抢你的。”老奶和蔼地说。

我一个糖蛋蛋都吃完了，爷爷才迈着八字步跨进老奶的家门。老奶是城里王氏人家的女儿，出嫁前光景比较富裕，至死尚有财主人家的派头，说话喜欢唧唧咋咋。

“咋还不给老奶拜年呢？”爷爷对我说。

“早就拜过啦，我的曾孙可鬼大哩，比你强八倍哟。”

爷爷听后只是憨憨地一笑。老奶也是虔诚的耶稣信徒。因此，他们母子二人就关上家门，低声地蚊子哼哼般地唱颂“主”的“赞美诗”。

老奶给我的压岁钱没有定规，她的未成家的孙子、外甥和曾孙、曾外甥多



## 朔县年俗杂忆(七十) 压岁钱和拜年

●陈永胜

一直给到我们家。我是1985年正月初八结婚的，这一年的大年初一，给爷爷拜年，爷爷依旧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。我说：“我不要啦，不能要啦。”

“那可得要哩，咱朔县人讲究：只要没结婚，多会儿也是娃娃哩。明年你可就不顶啦。那，欢欢儿拿上哇。”说着，爷爷把五张10块的“天安门”推到了我面前。

三

我爷爷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的曾祖母，去世于1975年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的曾祖父去世于1967年，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印象。朔县人曾祖母的称呼是老奶，对曾祖父的称呼叫老爷爷。我小的时候，具体说大概是从五六岁的时候开始，爷爷正月初一吃了早饭后，先抽上两支绿叶牌香烟，喝上一杯砖茶，然后就吆喝上我给老奶去拜年。

老奶的家住在东大街大寺庙东侧马神庙巷的东面，大门临街，穿过一条很深的通道便是三间正房的一个小院，离我们家隔着一家马神庙巷，大约二三百米，眨眼的工夫就到了。老奶住着西正房，我二爷住着东正房。我记得，我总是一上了马神庙巷，就用开膀子跑，直奔老奶的家。

“老奶——过年好！”

“呵呵，我大曾孙子，街外冷不冷

达三十儿人，加之老奶又没有收入。因此是万万不敢大方的。给我的还算多些，一毛到五毛不等。

我的姥姥和姥爷是朔县下团堡村人。我小时候，他们的生活十分贫穷。尽管姥爷是村里的一把种地能手，无奈一个工分七分钱，披星戴月地受苦三百六十五天，换来的却是倒欠队里佰拾元。所以这个压岁钱就只有以分来计算了，给一分二分是常有的事，给五分倒是稀罕了。小时候我们兄妹不懂事，常常追问母亲：“妈——您儿说姥爷咋才给印一分呢？”

“一分也是姥爷的一个心里哩！”母亲从心底里讨厌我们这种质疑。长大后才明白，对姥爷家来说，一分钱也是从汗水里打撈出来的啊。再说，姥爷仅孙子外甥们就14个呢，要是给多了，汗水里也是撈不出来的。

### 四

压岁钱是晚辈们给长辈们拜年后得到的果实，因此，朔县人喜欢把压岁钱叫拜年钱。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实在是贫穷，父母给子女们的压岁钱是比较少见的，即使给，也往往是嘴上说说而已的事，相当于打了一张“白条”了。到了八十年代，人们的生活富裕了，做父母的都等不上初一了，大年三十就把钱早早地给娃娃们“压”上了，一个目的，要让自家的娃娃四季平安，长

翻了除夕，新的一年就开始了，文气一点的说法就是一元复始。春节期间，长辈给晚辈的钱叫压岁钱，亲戚和街坊邻里之间的走动叫拜年。

一

压岁钱最初的用意是祛邪，也叫“压祟钱”。“祟”，远古传说是一种凶猛的怪兽，专门以吃孩子为能事。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，因“岁”与“祟”谐音，晚辈如果得到了长辈的压岁钱，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这新的一年。

据有关文献记载，压岁钱最早出现在汉代。最早的压岁钱叫“压胜钱”或“大压胜钱”，这种钱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，而是为了佩戴玩赏而专门铸造成钱币形状的辟邪品，以红线串成若干，挂于孩子的胸前。清代《燕京岁时记》关于压岁钱有这样的描述：“以彩绳穿钱，编做龙形，置于床脚，谓之压岁钱。尊长之赐小儿者，亦谓压岁钱。”民国以后，时兴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圆给晚辈，寓意长命百岁。新中国成立至今，压岁钱风俗依旧流行。

朔县城里的人有正月初一不出门的习俗，这里的门指的是东西南北的四个城门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北城门、东城门和西城门相继被拆除，也就无所谓门了，这一习俗也随之逐渐松动，如今讲究的人基本上不多了。

记得是我六七岁的时候，那时还离不远母亲除夕夜里焰炮完旺火后，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啦，枕头一挨就飞进了梦乡，熬年也自然成了大人们的事了。

“吧嗒——吧嗒——”我梦见了母亲在拉风匣。

“起哇，你奶奶都吆喝过三回啦。”母亲一边撩起我们的盖窝，一边大声地说。

“妈，奶奶吆喝印做啥呀？”

“赶紧起哇，楞挖蛋，爷爷给压岁钱哩。”

钱，可真是个奇怪的东西，六七岁的娃娃，除了吃就是耍，啥也不知道，可一说起钱来，竟然也是眉开眼笑的。母亲一边给我妹妹穿衣服，一边安顿她说：“到了爷爷家，先要奶奶过年好！奶奶过年好！给爷爷奶拜年啦。”

我和妹妹的衣裳还没穿好，奶奶就忙着来催催了。“外头真冷哩，给娃娃捂捂好哇。”奶奶温和地对我母亲说。

“看把您儿给玄乎的。”母亲笑着说完后，还是给妹妹扎紧了头巾，给我也戴上了棉帽。

### 二

奶奶一手抱着妹妹，一手拉着我，从我们住的西正房来到了他们住的西正窑。“吱呀——啷嗒”一声响，奶奶关好了家门，把妹妹放在炕上，同时也推撵着我欢欢儿上炕。

“那老汉，孙娃们来啦，你的压岁钱在哪里？”奶奶忙着说。

“爷爷奶过年好——”还没等上我开口，妹妹清脆的拜年声就飘到了窑顶上。

“呵呵呵，好哇，大孙子的小嘴儿比她哥哥的甜啊。”爷爷边说，边从枕头底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钱来，慈祥地看着我们说：

“大孙子，十块，拿上！”

“大孙女，五块，拿上！”

那时，我和妹妹都小，根本不知道这十块和五块是个什么概念，只是觉得图案和颜色不一样：十元的正面是蓝白相间的工农兵，背面是红色的天安门图案。五元的正面是黄红相间的炼钢工人图案，背面的就记不清了。长大后才知道，那时爷爷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三